

歷史與空間

壇經碎語

梁崇敢

《六祖壇經》震古鑠今，光耀千古。

惠能祖師於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7月1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又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鈔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壇經)六祖不識字，此經由門人法海記敘。佛法大義，盡粹於此。

「師(惠能)，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摩所傳信衣，中宗賜唐納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並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宗旨。此皆興隆三寶，普利群生。」(壇經)

禪宗一脈，自達摩祖師西來(520年)，傳法二祖慧可，慧可傳三祖僧璨，僧璨傳四祖道信，道信傳五祖弘忍，弘忍傳六祖惠能，佛法於茲大盛。其實，達摩祖師早已留下偈語「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

「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壇經)從中可見，惠能已將佛法大義實行日常體用之中。之前，禪學皆以守心坐禪習定為要。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武則天)中宗知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

「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淨，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

「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喻暗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禪至惠能，佛法大乘奧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其「煩惱即菩提」與莊子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甕、在屎溺雖然相合，真是「迷即別，悟即不別」。惠能祖師之頓悟妙法，頭頭是道，無拘無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要依法修行，定證妙果。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壇經)

六祖是我國的瑰寶，中國的釋迦，禪宗的一代宗師。王維、柳宗元、劉禹錫曾為其撰碑銘。他與老子、孔子並稱為東方三聖。歐洲更將他列為世界十大思想家，塑像還立於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國家圖書館廣場。無神論者毛澤東對壇經讚譽有加，陳寅恪、梁寅秋、羅香林無不稱許壇經，文化大儒錢穆更認為要認識中華文化，壇經不可不讀。

「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

「師曰：使君善聽！惠能與說……」(壇經)諸君欲知究竟，請翻看《六祖壇經》。



■六祖壇經

網上圖片

書若蜉蝣

葉輝

大磡鄉與三山國王廟

據游子安、張瑞威、卜永堅合編的《黃大仙區風物志》所載，「大磡鄉位於鑽石山下，以地形命名」，也有些小村落如大磡窩村等在其中。此鄉為客家村落，始建於清乾隆年間，以朱姓為主，始祖乃朱居元的第八子朱仁鳳(1771年至1843年)。據族譜所云，此人遷居大磡村後，「建有祖祠屋宇，置有田地」，「可以推斷，朱氏在朱仁鳳一代，已具有相當積蓄，使他足以置田買地，由石匠變為地主，並建立自己宗族的祠堂」。

朱仁鳳遺下屋地菜地約有十多萬平方呎，在戰前，朱氏以五百大元請來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國學大師朱汝珍光臨祠堂，「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五百元可購置十五坑瓦的石屋一座」；在日軍侵港期間，為擴建啟德機場而將機場附近的鄉村拆毀，大磡村則連朱氏宗祠亦夷為平地。

香港重光後，朱氏族人返回故地時，發現此鄉已非朱氏單姓鄉村，早已變成新移民聚居的寮屋區了。此外，新建的大磡村亦非舊址，乃舊大磡鄉以南的瓦窯頭村了。大磡村乃本港新界的夢工場，曾設多間片場，不少演藝界中人曾在此居住：如李翰祥、紅線女、任冰兒、劉德華、薛家燕等；喬宏亦在大磡村內舊居，與前啟德軍用飛機庫及日軍防衛用的地下碉堡合稱「大磡村三寶」，免於清拆。

至於坪石鄉早已清拆，發展為公共房屋坪石村。以前坪石鄉的鄉民大多為客家人，以務農為主，此鄉細小且為雜姓，三山國王廟乃全鄉最重要的公共建築。此廟已故的前主席余運其曾在訪談中指出，三山國王確還有兩個弟弟，而三兄弟名字的第二個字都是「山」字，可是只有這位大哥做過大官，更是忠臣，現在廟宇的主神，就是這位大哥，稱為「三山神」。在三山神兩旁的，乃是太歲和玄壇，兩者俱為三山神的副手。

從訪談中得知，三山國王廟雖建於坪石鄉，卻是坪石附近各村落的共同組織，從歷次重修參與者可見一斑。比如根據1946年重修的三山國王廟碑文所載，在此等發起人當中，馮興乃牛池灣鄉長、冼北乃坪頂鄉長；而在值理當中，林發乃竹園鄉長、廖貴乃下元嶺鄉長、賴楊勝乃沙地園鄉長、陳貴乃坪石鄉長。由此可見，此廟雖然細小，在維繫各鄉的作用而言，卻意義重大。

據《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所載，「在1956和1970年，許多參與重修廟宇者，亦是這些鄉長的繼任人；由於是共同組織，三山國王廟曾是這些鄉村的村民聚會飲宴的最佳地點」；「在二十多年前，村落裡若有結婚或滿月等喜事，不少村民會在廟前空地設宴，或者向廟宇借用桌椅回家，而三山國王廟則常備二十多張飯桌作此用途」。正是由於三山國王廟歷來乃附近各鄉樞紐，話說在1957年，發生了竹園鄉遷拆事件，此廟就成為整個東九龍十三鄉聯盟組織的所在地。

遊蹤

趙元三

哈佛掠影

我們出了地鐵站，步行一會兒即到了哈佛校園。

在哈佛大學邊上有一座大教堂，教堂側面有一塊墓地，標牌上寫着：墓地裡葬有士兵、黑人、哈佛大學校長、劍橋校友等。美國人生前平等，死後也平等。

過墓地，是劍橋公園。為一大片有大樹、有草坪、有行人小道的公園。公園左邊有一組兩個人的雕塑，是紀念1845至1850年發生在愛爾蘭的大饑荒的紀念碑。雕塑二人，代表了當時大饑荒餓死人的慘狀。

電線杆上貼着一張紙質廣告，說「一個女孩被綁架了，我們為她祈禱」。有三十幾人在聚會，有一個黑人和一個婦女在演講，人們用自帶的錄影機把現場一一錄製下來。

在劍橋公園中央，有個三層高的紀念碑建築。頂層是一個老者的雕像，我們看不清是何許人也，第二層我們一眼認出是林肯總統。再向前，又遇一座雕像，像前刻着「TOHN BRIDE 1578-1665」。及後遇一小教堂，與韓國人有點關係，因上面刻着一些高麗文字。

哈佛法學院，有四、五幢樓，其中一幢是四層。另一幢有灰色牆磚，五層樓，陽台板牆。還有一幢是玻璃幕牆。法學院圖書館，我們想進去，但管理人員說遊人不能進入。我們看了美國十幾所頂尖重點大學，圖書館都可進，哈佛是唯一一所遊人免進圖書館的大學。

哈佛博物館，五層樓，還有地下一層。赭色牆面，是美國和世界一流的博物館。門口有女管理人員賣票，每位十美元，我們在內參觀了兩個多小時。

參觀完哈佛博物館，已近中午，我們在一座樓的台階上，吃了自備的午餐，然後去哈佛廣場。哈佛廣場上，有一條商業街，街上有「燕京中華佳餚第一家」，有香港中餐廳，有書店。有商店賣帶有哈佛標誌的衣服、日用品和禮品。

我們走完商業街，走進學生宿舍區。大片的統一

格式建築，高七、八層，紅磚，長方形的窗戶，簡潔無華。哈佛學生上萬名，這是一個龐大的居住社區，地上各層是學生宿舍，地下一層是學生食堂。學生刷卡入內，遊人免進。我們試着闖入一個門洞，門廊裡堆滿各種報刊雜誌，有的報紙頭版頭條登着來自中國的報道。

出來後，同幾位剛游泳歸來的男女學生聊聊，他們說哈佛學生宿舍一律不對外開放。

我們沿着一條流經哈佛校園相當寬闊的河流來行，是岸邊的草坪路，仍然是大片宿舍，而且河的對岸也是大片宿舍。在河邊的草坪上和樹蔭下，許多學生坐着、躺着，悠然消度星期日假日。

河裡在一大批帆船，其中有些掛着麻省理工學院的標誌「MIT」。我們折返哈大正門，正門內一個大院樓前，有哈佛最早的捐贈人哈佛先生的坐像銅雕，我們逐個在大銅雕前攝影留念。走出哈佛大門，見門對面的草坪上，也有一座同樣的哈佛銅雕。

哈佛現任女校長說：「哈佛雕像，它不僅僅是一座代表個人的紀念碑，更是代表了一個不斷更新的社區和機構的紀念碑。」(2015年畢業典禮講話)

離開哈佛的路上，我想起美國有部電影叫《風雨哈佛路》。主人翁麗茲出生在美國的貧民窟裡，從小就開始承受着家庭的千瘡百孔，父母酗酒吸毒，母親患上精神分裂症。貧窮的麗茲需要出去乞討，流浪在城市的角落，生活的苦難似乎無窮無盡。隨着慢慢成長，麗茲知道只有讀書成才方能改變自身命運，走出泥潭般的現況。她從老師那裡爭取到一張試卷，漂亮地完成答卷，爭取到讀書的機會。從現在起，麗茲在漫漫的求學路上開始了征程，她千方百計申請哈佛的全額獎學金，面試時候連一件像樣的衣服也沒有。然而，貧困並沒有止住麗茲前進的決心，在她的人生裡面，從不退縮地奮鬥。哈佛有世界各國達官貴人、億萬富翁的子女，也有貧困生。麗茲，是哈佛貧困學生的一個縮影，一面鏡子。

試筆

符曉文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放下嫉妒

人類是很奇妙的生物，一旦與人相處，看見他人的成績，自然就跟自己比較，更可能被「嫉妒」這種情緒困擾。而我亦遇過「嫉妒」的經歷，最後使我明白到放下嫉妒的重要。

小時候，我的成績不太好，更曾因此感到自卑。當然，班上總會有個成績、操行等都是特別好，老師都特別愛他，凡事都找他幫忙，做什麼都特別成功。他像個「天才」，每次默書、測驗甚至考試都能輕易地取得佳績。從小開始，都能在畢業禮上看到他，因為每年都取得全級第一，經常受師長嘉許。可惜，我作為這位「天才」的好友，成績卻跟他相反，經常被師長責罵。

到了分發成績單的日子，大家的成績跟預期中沒有太大差別，而我的那位朋友都取得全級第一。我一臉失望的回到座位，突然，有一個人拍拍我說：「別那麼失望，下一次繼續努力吧！」我一回頭，就發現我的好友微笑着鼓勵我，但我卻感到生氣，心想：「他是個天才，怎會明白我的感受！」然後，我就生氣地離開課室，甚至沒有理會他。

我在課室外一路走着，就不斷聽到同學們討論成

績的聲音。「你知道誰是全級第一嗎？」「不就是甲班的那個天才！他真棒，每次都能取得那麼好的成績！」他們一直討論着，我就感到非常不滿，為什麼他能考得到，而我卻沒有進步？

後來，我繼續聽到大家討論「天才」的聲音。但這次不只是討論他的成績，而是他考試前的準備。他們的對話使我回想起每逢考試前的日子，「天才」總會邀請我一起到圖書館溫習，可是每一天我都用不同的理由拒絕，使他每天都要獨自到那裡溫習，而我卻跟其他人到處遊玩。現在，我明白到為什麼他的成績跟我差天共地。

行過走廊一趟，我想通了，決定要跟那位好友說聲對不起，我解釋了整件事情後，他不但接受了我的道歉，更主動邀請我每天放學後，一起溫習功課。「好吧，天才！我答應不再找理由拒絕，更不因成績嫉妒你。」

雖然我的成績還沒有「天才」那麼好，但的確進步了。此事使我明白到，「天才」不只是先天的因素，更需要後天的努力，而且放下嫉妒才能使人進步，應跟身邊的朋友學習。

文藝天地

趙素仲作品——

詩情畫意

詩畫禪心（二十九）

唐代高僧靈一之二

池上蓮花不自開
山中流水偶然來
若言聚散無由我
未是回時那得回

唐代高僧靈一詩之二
素仲配畫
甲午夏



靈一的詩如一幅優美的圖畫，而在這圖畫中深藏佛法的道理。池上的蓮花並非自己決定何時開的，而是自然規律，成熟了就盛開。山中的流水也只是偶然流瀉下來的，萬物萬事都由因緣的配合而成，像「水到渠成」，如因緣未到，流水沒有，那麼，渠即使鑿開了，也不成果。

啟悟隨筆

「若然聚散不由我」，這大抵是凡夫俗子都想的吧。你看，世間的情愛令許多人痛苦不堪，都只為聚散不由人，於是，放不下，捨不得，那就陷入痛苦的深淵。「未是回時那得回」，還是不要有太多的主觀意志了，順着因緣也罷。

來鴻

陳靜宜

做到做對與做好的不同

入住飯店，客房常會提供迎賓水果，多半是三、四樣水果擺在水果籃裡。有的飯店會挑常年水果，像香橙、蘋果這種一年到頭、世界各國都吃得到的水果，有的飯店還會添加當季當地水果。把迎賓水果當作既有配備來看的話，該有的配備不缺，達到了「做到」的水準。

然而我在年初下榻台北一家新開幕的飯店，不僅提供水果，還是已經切好，而且為了避免切好的水果因為放置過久而影響外觀與口感，因此入住時便向客確認送至客房的時間。這比「做到」要費工，不僅要人力處理，還增加了時間點的難度，提升「迎賓水果」的高級感，這已經到了「做好」的境界。

光這樣還不夠，切好的當季水果，例如哈密瓜取中段最甜部位，這讓旅客不僅印象深刻，而且對這家新開飯店難以忘懷，達到「做對」的境界。

如果到過台灣的話，或許很多人發現，台灣餐廳會在正餐過後提供餐後水果或甜點。水果很難讓人留下什麼印象，至於甜點則幾乎都是用美耐皿製的白色小碗裝紅豆湯。

我想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在店家心態認為水果、甜點都是「免費招待」的，既然是「多給」的就不需要太花力氣，有「做到」就好，甚至連顧客都這麼認同，好像只是把水果、甜點當作清口腔用的食物。以至於當顧客事後回想起這家店，對餐後水果、甜點必然會一片空白，明明做了卻毫無生意義，彷彿跟沒有存在過一樣，換句話說，做了等於白做。

還有些店家「做到」了還想要「做好」，這是一件好事。不過也要想想，到底自己是「做對」還是「做好」呢？兩者聽起來很像，實際上卻是不同的，「做對」比「做好」重要。

「做好」有時是自我感覺良好。舉例來說，一家建設公司想要賣房子，於是請廣告公司代為宣傳。廣告公司花了三天寫了一篇很有深度的詩句作為文案，但是因為寫得太深奧了，看得懂的人不多，曲高和寡，最後並沒有帶動買氣，業績毫無起色。這樣的無效廣告是做好了，卻沒有做對。

有時候，對應到與自己親近的人的關係上也是如此。舉例來說，有時候太太希望先生花時間多陪陪她，然而先生不想花時間陪她，認為只要買名牌包送她就可以讓關係改善，結果先生花了錢卻沒有贏得太太歡心，反而認為太太難伺候、要求過多，卻沒思考過自己給的是不是對方要的？

而「做對」是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給出對方想要，賣感冒藥主要是賣給沒有時間跟沒有錢看病的藍領階級或收入較少的人，那麼廣告詞就要設計通俗且容易被記住，針對客層設計內容。此外，不錯過每個細節，因為每個細節都可能是將來對方回憶的重要關鍵。這確實不容易，然而也是因為這個不容易，使得對方有所領會感受，那才是付出的意義，不是嗎？



■有時，水果籃會有吃進肚以外的意義。
網上圖片